

砚边杂记

博览群书

在阅读中蓄力迎新

步入12月,岁末回望,既总结过往,又蓄力前行。本月,让我们沉浸于阅读的海洋,默默耕耘,期待在知识的滋养下实现厚积薄发,为个人的成长之路汲取丰富的养分。

为此,市图书馆特别策划推出了“个人成长”主题专架,精心挑选了一系列涵盖自我认识、心理调节、专业充电、经济常识、艺术普及等方面的书籍,旨在为每一位读者提供全面而多元的精神食粮。

内容简介:弗朗茜是生长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小女孩,生活与命运像落在水泥地上的种子那样没有希望。面对阶层桎梏、家庭困厄和学校歧视,弗朗茜仍然持守爱和尊严,在工作之余坚持阅读、自我学习,最终考入大学,她不仅成长为更完善的人,还舒展向更广阔的天地。



《布鲁克林有棵树》(美)贝蒂·史密斯 著 任爱红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看起来像“蚊子”一样的小事,背后的情绪却有如“大象”一般。每个情绪背后都有成因,通常我们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沮丧,为什么生气?但有时候,一些他人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小事,却有如蚊子尖锐的叮咬,刺透了我们心灵深处,让我们大发雷霆,甚至沮丧悲伤,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原因。



《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德)恩斯特弗里德·哈尼希(德)爱娃·温德勒 著 杨丽李鸥 译 台海出版社

内容简介:如果你正在经受育儿焦虑,在育儿的重压下挣扎,如果你曾经无数次想要停止向孩子发火,重拾养儿的信心,成为更有力量、更温暖的父母,那么你应该看看这本书。本书的核心理念是看见孩子的内在美好,看见自己的好,只要理解了孩子的内心需求,改善的就不仅仅是孩子的行为,还有整个家庭的运转和彼此的感情。书中不仅分享了贝姬博士的10个育儿准则,还通过40多个案例,教会家长如何应对一系列的教养难题,包括:孩子乱发脾气、二胎矛盾、撒谎、缺乏自信、畏难、害羞等等。



《看见孩子》(美)贝姬·肯尼迪 著 美同 译 中信出版社

方言学堂

折头 折扣。现在买东西都有打折头格,连乘飞机阿有打折头。

有数码 心中有数。亦作“有数”“有数目”“有数脉”“有数有码”。格桩事体哪哈做,吾有数码格。

出山 出息。学成某种技艺;成才;熬出头。亦作“出道”。①伊跟师傅学哩三年木匠手艺,现在出山哩。②看伊一点点长大,现在已经当工程师哩,真是出山哩。③伊拉子女伙工作哩,老头子总算出山哩。

白瞪白瞪 呆住。几句有道理闲话一讲,只见伊是眼睛白瞪白瞪阿勿动出。

号头 月;号码。①上个号头伢电费用脱好几百块。②依格手机号头报拔吾好口哉。

方笃笃 指呈方形的。伊拎仔一方笃笃格黑包。

格桩事体哪哈做,吾有数码格。

在冬季重逢夏季 一场莎士比亚与古典音乐的浪漫相遇

◎ 陆诗婷

“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从十四行诗到悲喜剧合集,从笃实厚重的课本到绚丽多彩的舞台,“莎士比亚文学”总能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缓缓飘落至读者内心柔软深处,泛起无尽涟漪。在莎翁的剧本中,有山盟海誓的热恋,也有血海深仇的执念;有洞彻纤毫的智慧,也有万念俱灰的迷惘;有白首不渝的忠诚,也有亲离叛的凄凉。如果有一天,故事跳出了书页,脱离了时间,那一个个活色生香的角色,那一处处微小又宏大的情节,那些人世中最深刻的爱与恨,又将怎样的方式呈现于我们面前?

《威尔第的“莎士比亚”》以意大利传奇歌剧大师朱塞佩·威尔第改编自三部经典莎翁的作品《麦克白》《奥赛罗》《法尔斯塔夫》为主轴,运用清晰的叙述笔法加之高超的写作技巧,徐徐展开了一幅围绕剧作家、脚本作家、歌剧作曲家、音乐家、演员、导演、剧团、出版商,乃至伊丽莎白时代王公贵族的“戏剧众生相”。该书沿袭加里·威尔第一贯朴实简劲、凝练隽永的写作风格,作者虽旁征博引,着意锤炼文字,语言表达却相当平易自然,既不流于晦涩,也不刻意嵌入华丽的排比或藻饰。每一章节末精详尽的注释更彰显其严谨谦逊的治学作风,读来令人动容。

资深歌剧爱好者威尔第立足于戏剧史、音乐史、文学史等多元视角,积极吸纳当代学术研究最新成果,对两位戏剧大师的传世佳作及其镌刻在时代年轮之间的动人诗篇,进行了深刻且独到的剖析与解读。故事严肃不失活泼,语言庄重不乏生气。上至作品立意、创作趣闻,下至演出细节、幕后轶事,这部学术论著可谓拨开了笼罩于两大天才灵魂的层层迷雾,触及了二者饱满而真实的人生脉络。在光芒万丈的舞台背后,我们看到了莎士比亚循循善诱的指导,赖斯德而不舍的排练,阿明诠释丑角的用心,博伊托与威尔第深情合作的默契,莫雷尔演绎至上的执念,朱塞佩娜夫人体贴入微的关怀。他们的经历使我们沉重百倍,却依然活得热烈而通透。或许正是这份悠远深切的共鸣,让迷茫脆弱我们寻得一丝安慰。

就歌剧创作而言,《威尔第的“莎士比亚”》细致入微地探索了莎士比亚如何唤醒威尔第源源不绝的音乐灵感,而威尔第的音乐又如何道

出莎翁原作对人性本质和生活真谛的洞察。越是深入了解,就越会明白,那些所谓的巧合实则处处蕴藏精心的设计和无懈可击的安排。麦克白夫人阴狠毒辣的面纱下隐藏着被误解的柔情吗?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的爱情悲剧仅因猜疑妒忌而酿成吗?天真无赖的法尔斯塔夫反倒有着看透世事的豁达宽容之心吗?这世间百态、众生万象在文字与音符下谱就动人心弦的乐章,情潮奔涌,余韵绵长。浓郁的音乐流淌于诗化的张力之中,诉说着人性的光明与幽暗的永恒。

在威尔第的《麦克白》中,阴森可怖的气氛弥漫全剧,压抑沉重的旋律久久回荡,映照出勃勃野心与脆弱人性在麦克白夫妇精神世界的无限搏斗。匠心独运的女巫合唱完美复刻了原作诡秘奇异的宿命感,直抵人类灵魂最黑暗深处。正义的英雄轻信神谕,堕入权欲深渊,终究抵不过命运的羁绊落寞而亡。正如主角以悲戚旋律所唱,“安慰老人暮年的同情、爱戴和尊敬的鲜花,再不会有一朵撒向你的苍苍白发”。

歌剧《奥赛罗》开篇如穿行于宇宙与历史之间,暴风骤雨的港口巨浪滔天,凯旋的摩尔人将军于激昂壮丽的大合唱中登场,以英雄式的高音唱出“欢呼吧”。谁曾料想,在故事的最后,这头威尼斯雄狮终将王冠与心灵深处的宝座让给了残暴的憎恨。从温柔的爱和极致的信任,到狂烈的嫉妒及锥心的痛悔,跌宕起伏的音乐建构于紧凑饱满的剧情,善善恶恶的情绪贯穿始终,绵亘世纪的种族主义犹如雪山不可逾越。

而《法尔斯塔夫》则一改崇高的悲剧色彩,将明快诙谐的宣叙调、咏叹调撒落至每一片细小的空间。不论是花心自负的胖爵士在温莎的快乐妇人们的百般戏弄下苦不堪言,还是情投意合的爱侣南内塔与芬顿在福特夫人的巧妙安排下终成眷属、迎来幸福结局,故事由始至终沉浸在充满智慧的欢声笑语之中。在明月高悬的赫恩森林里,众人齐声高唱的赋格终曲更是道明了威尔第悟出的人生真谛“世间万事皆玩笑”。

威尔第以无双妙笔编织起一张丰盈的网格,睿智为针,温情为线,徐徐勾勒出上述不朽名作鲜为人知的“前世今生”。我既喟叹于时代的纷扰和艰辛,也感佩于威尔第攀缘艺术岑岭的热忱与坚韧。纵使以往的文论也曾聚焦威尔



《威尔第的“莎士比亚”：戏剧众生相》(美)加里·威尔第 著 陆诗婷 译 人民音乐出版社

第与莎士比亚的不解之缘,但极少有作品能对照三部经典歌剧及戏剧剧本的方式,将成就二人作品之伟大的多重因素细致地串联。莎剧作为众多作曲家创作灵感来源,缘何在威尔第笔下佳作迭出,或许能从这部论著中找到答案。书中的每一位人物,不论来自真实的岁月抑或虚幻的世界,都有其独特的灵魂与鲜活的人生,他们的命运与我们息息相关。透过文字铺陈的平行宇宙,我仿佛与他们一同经历了无数欢笑、泪水与挣扎。

非常感谢去年夏季的这段翻译经历。我很庆幸能够踏上这段富有挑战的旅程,乘着语言的金色翅膀,穿梭至遥远的过去,以译者的身份在另一种语言中,书写莎士比亚与古典音乐相逢的浪漫诗篇。在这部意蕴无穷的作品中,我聆听着莎士比亚与威尔第跨越百年的奇妙邂逅,凝望着文艺复兴戏剧与浪漫主义乐曲的相依缱绻,触摸着悠悠岁月长河的记忆与心跳,探索着纷繁世间最深邃的人性轮廓与情感变迁。文字与音符互相成就,共同赋予了故事永恒的生命力。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品味经典文学与音乐之中,感受到跨越时代的脉搏与呼吸,重获面对人生选择的自由与勇气。

红楼漫谈

贾赦和贾政两房住处安排背后的原因

◎ 顾跃忠

《红楼梦》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借初到贾府的林黛玉的眼睛,交代了贾赦和贾政两房住处的安排。

林黛玉先去了外祖母贾母处:(从宁国府)又往西不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却不进正门,只由西角门而入……至一垂花门前落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游廊,正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屏。转过屏,小小三间厅房,厅后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是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雀鸟。台阶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一见他们来了,都笑迎上来,道:“刚才老太太还念着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个人争着打帘子。一面听人说:“林姑娘来了!”

从贾母处出来,黛玉要去拜见大舅舅贾赦,出了西角门,往东过荣府正门,入一黑油漆大门内,至仪门前,方下了车。邢夫人挽着黛玉的手进入院中。黛玉度其处必是荣府中之花园隔断过来的。进入三层仪门,果见正房厢房游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那边的轩峻壮丽,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好。

到了大舅舅贾赦处,因贾赦“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伤心,暂且不忍相见。”于是过了一会,黛玉又要去拜见二舅舅贾政:一时,黛玉进入荣府,下了车,只见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来。众嬷嬷

引着,便往东转弯,走过一座东西穿堂,向南大厅之后,至仪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正房,两边厢房,鹿顶耳门钻山,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各处不同,黛玉便知这方是正内室。

在这里就有个令人不解的地方,当年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提到,贾赦一房和贾政一房住得很奇怪。奇怪在哪里呢?奇怪就奇怪在作为长子的贾赦却住在“荣府中之花园隔断过来的”小巧别院中,而次子贾政倒住在“正内室”。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讲究长幼有序。按理说,贾赦是长子,应该住在“正内室”才对;贾政是次子,住在别院才对。怎么书中的描写正好相反呢?作者为什么不把贾赦和贾政的住处对调一下呢?

事实上,作者并没有意识到他这样写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任何一位作家,不论他名气多大、写作技巧多么纯熟,他必定会自觉不自觉地挑选自己所熟悉的事物、风俗、习惯来描写。这也是许多历史剧穿帮的重要原因。

具体到《红楼梦》的创作上,赦政居处这样的安排,也是作者当时生活当中的情形,故而他并没有觉得不自然。

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这其实是南方地区兄弟分家时居处安排的情形。尽管在《红

楼梦》中,赦政两兄弟没有分家,共同居住在荣国府,但他们的居处是分开的。

在古代,兄弟分家时居处的安排,往往遵循“哥东弟西”的原则。此外,在江南地区还有所谓“满崽守老屋”“老么守老火塘”的原则。这里的“满崽”“老么”都是指最小的儿子。最小的儿子是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父母居住的房屋,以后就是最小的儿子的房屋。

就荣国府来说,赦政两兄弟居处的安排,完全符合“哥东弟西”和“满崽守老屋”“老么守老火塘”的原则。

应该说,赦政两兄弟小时候应该是跟着贾母一起住在“五间大正房”内的,当然住在一起的应该还有贾母的四个女儿,包括林黛玉的母亲贾敏。等到贾政长大成人了,再与母亲及弟妹住在一起就显得不方便,于是就在荣国府的花园里隔出一块地方,造了小巧别致的别院供贾赦夫妇居住。而作为小儿子的贾政依然与母亲、妹妹住在一起,此时可能有女儿出嫁了。等到贾政长大成人了,依然与母亲住在一起,这就叫“满崽守老屋”或“老么守老火塘”。后来贾政应该又纳了赵姨娘周姨娘为妾,“五间大正房”又不够了,再加上贾母年纪也大了,于是就搬到了“小小三间厅房”后面的“正房大院”去住了,这样就形成了书中所描述的居住格局了。